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三十四

民事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于禁惰遊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

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為此也通看皇上念天下之民人有因飢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息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蕪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召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有不復業者

亦必有其說焉蓋蕪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之勝于土著故相扇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蕪松之農民比于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于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蕪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

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媳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蘓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徃、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舖店冒作義男女婿代

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蘓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為名冒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

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  
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  
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蘓  
松竒枝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  
爲事之人克軍于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sub>民</sub>爲之餘丁  
擺站于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  
戶于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  
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蘓州充軍者  
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

矣儀真一驛蘓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薨接棟造  
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  
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  
削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  
匯吳松江等所基列于蘓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  
犯罪例不調伍<sub>音</sub>有所恃<sub>特</sub>賜豪強遂使避役姦氓轉相  
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  
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  
累鄉里為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行移衛所堅

然不答為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々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虫々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于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于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勿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戶日衆而南

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于蘇松故蘓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黃偽持錫鉢或合併而脩建齋醮或船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蘓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

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地名而詭報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々加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于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蘓松僥倖之民如此其

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脫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于無徵矣是皆情游不禁耕

稼不勸故姦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蘓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覩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王鏊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

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做其意使法較然畫一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此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坵之內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



於貧窮貧窮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生困去住相牽同入于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為例謂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塚之類悉攤之于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自巧歷者不能筭惟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于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

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須顏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于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鱸菜膏油之供加以餽送

之資游晏之費用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于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有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于長；又安能不多取于民及逋

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鬲子女竟不免死于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役近年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職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為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為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

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于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實難罄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為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太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弊可以掃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有定法未敢輕議昔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為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明主加之意時察之而重為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相載而歸曾不究其賦如此後所懲而不為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未知其所稅駕也

與李司空論均徭賦 王鏊

鏊居鄉數年見民間甚苦均徭富者或至毀家貧者多至

賣田鬻產伐樹繼以逃亡前此未有也訪其故起于吳縣尹鄭軾：良吏也輕變舊法貽禍至今蓋舊法計里不計戶姑以長吳二縣論之二縣共一千二百五十二里歲額共一千一百五十五役里分役數大約相當即有參差自可隨宜消息每里共當一役雖有重費十戶共之不為甚苦人戶貧富里長素暗略為重輕人亦能堪自軾為縣謂里長不能無弊也悉召人戶至縣人：面審家：著役：少人多則儲為公用謂之餘剩均徭軾之為此亦甚均也繼其職者不能如軾多因之為利

人：面審恣意酷派一戶有至百餘兩者嚴刑痛箠敢有不承其餘細役似不為重而交納之際百方艱阻多至一倍二倍三五倍者有之民吞聲而不言所謂餘剩者竟不知何在故民間爭言舊法之便舊法似踈而民悅均其利于下也今法似密而民怨專其利于上也以愚計之役之大者莫若解戶斗庫之類宜別為一項推上戶有名衆所知者當之而下戶特為優免其餘一甲止當一役按里可定不必人：面審騷動一縣蓋面審之際不免詢人：恐重役多方行賄詢之粮塘則賄粮

塘詢之里老則賄里老無所不詢則無所不賄故有以富為貧以貧為富有司又從而高下其手名曰均徭寔不均之大者也曷若舊法不詢而自均乎或言舊法善矣官府之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自為役法耳非為財用設也賦之與役不相涉入如有公用賦罰之類尚多有之必不得已與其豫儲均徭不若別為科派科派多及富右不及貧下也執事體國愛民之心至矣近效一得之愚亦不自知其可用與否而公以為必可行復詢遠謀足利永世者于此見公之心何如也民間利害未能

悉舉而徭役寔其大者願公不惑群議斷而行之符下州縣照里定役一年足一年之用更不許僉餘剩若有餘剩即同賦論如此數十年之害一旦除去吳下人歡呼相慶不特此也田無重役民皆務本不至輕棄其田而逃亡是本末均利矣然須刊定大榜昭示遠近永為定例不然公去吳之後貪官污吏又將如前之為吳人之弊吾未知所稅駕也近考蘇州誌文襄役法一里出良一兩其輕如此其後知府汪虎變為前例當時尚以為重不知今日流弊至于此極也今役額頗增若儆

文襄之法雖一里十兩亦甚輕且均也執事以為何如  
與王秉衡論易置壯夫事宜書 康海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纖眇彼以倉卒小慧為可盡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離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于溝壑之中山南至于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剥樹膚發草穀以為食寧夏雖新淨蠹蠹一被狼

籍倉廩虛斲矣延綏甘肅諸鎮鹵數梗道居者不得耕收換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蓋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地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妄遂以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鬪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西望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少耶

執事者何不近以此慮也曩聞兄與巡鎮諸公極力區處防守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其私若曰即莫之勝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為此而已今執事者徒以尊官崇階握持朝命抗壓群列悉取其約束而更之罷壯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食以精廩給以利噐又汰不堪供役之戶徵取銀十刃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閩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閩東也昔韓德

夫以此施之真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曉以為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于今雖三尺之童熟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岬岬勞苦終歲莫能養妻子給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臆之費又杳杳相仍若疊緯積蕞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飢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

兩者為力差筭耶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  
彼何以給光棍游手也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善  
者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  
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  
官府升斗之惠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  
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方束手孤立借効  
于彼亦恃其訓練之素驕悍于我促之則心違容之  
則事敗彼誠兩顧于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  
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

為內潰矣故于是雖頗收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  
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  
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劔也史  
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  
皇帝制以來迄于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  
進游手以為武者况今日群盜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  
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盲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  
何為、尊官高年之士反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  
以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



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痴矣兄于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眾此声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籍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斬志游手無籍之徒先則孽禍蔓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閩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难于老成持重之臣者以其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效長也今不求之于其易而索之于其難不圖之于著效而望之于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殂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

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訓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有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放下甘為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趨順掏摸無忌親故甚至因才而異父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藉以藝有心寇即亦可以小有勩績大寇至

劫仇姓殪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  
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  
獨閩中無事東盜欲窺閩中有無不知可然古用武之國  
不可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急圖之事不肖以闐闐悠  
遊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一之命乎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鄆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著顏色所  
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為不  
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

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于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  
不以九思不肖納為知己詢以今日之務之最急者當  
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  
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  
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輒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  
鄆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  
或以讐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  
不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為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  
就其無益于事者云耳即其所言多切于弊而高明行

爲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于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即其所言者多切于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于下也全峽七百里能徧歷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決不能也不肖以爲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峽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台也高名于此將何爲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

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賢而人多其擇之也难惟其難也故近有密切訪察者焉不肖于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於十人之而誤一人爲竊恐凡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乎况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於府州縣吏每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既得其寔已其上而可

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為之其向上而未久者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警焉而知悛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比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是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悉一人家有一都御史蓋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敢高明于此又何為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

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為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上巡撫三原王公書

趙同魯

竊聞為政者不患上令之不行而患下情之不達情不達則上下隔絕忠言莫進而惠澤不流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上有聽言之明下有盡言之士言之而當聽之而審則民志以之而通政教由是而成矣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又曰同人于野亨此聖人所以察邇言而尽下情者也伏惟明公以王佐之才為國元老為明天子所倚毘輟廟堂之畿輔以任南國之甸宣而能不自滿假汲引士類周爰咨諏務使拯顛崖之厄置諸衽席之安此即先正保衡不忍一夫不得其所之盛心而加以周公吐哺握髮之勤也同魯不于此時披瀝肝胆以盡所欲言以失事机之會則將受下瘠之責矣竊惟我蕪昔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由漢歷唐其賦皆輕宋元豐間苗為斛者止三十四萬九千有

奇元雖稍有增損亦不相遠至我朝止增崇明一邑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六石地非加闢于前穀非倍收于昔也特以國初籍入偽吳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并之以罪沒入者悉依租徵稅故官田有一石九斗八斗七斗之額吳民世受其害久矣洪武間運道猶近故耗輕易舉至永樂建都北方漕運轉輸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負死亡動億萬計宣宗章皇帝明燭是弊詔減官田三分之稅時格于異議事寢不行前守况侯抗章上請得

遵優旨所減稅糧凡七十二萬餘石又賴巡撫周文襄  
公存恤惠養二十餘年歲豐人和訖可小康自後水旱  
相仍無歲無之加以虧折倍償不貸民復困瘁每使節  
臨吳自閩門入者見其貨賄充斥人物旁午孰不以為  
富庶殊不知皆名商大賈東西南北之人所湊集耳土  
著之民自名宦世族之外率多逐末之徒不識耕稼之  
艱與賦稅之事者其處乎窮鄉僻壤頽簷破屋啼飢而  
號寒者皆吾蘓務本之民也且田之負郭及當官道者  
率皆高阜楚麥稼穡芄々其盛孰不以為膏腴之壤殊

不知沿江傍湖圍分積水逾俛數年不獲而小民破家  
鬻子以償官逋者皆吾蘓重額之田也至於今年自春  
徂夏不雨五月下澣始獲一雨沾足百穀既播良苗勃  
興謂豐年可冀矣詎意六月以來陰寒為沴禾皆連根  
槁死復生螟螣蟲賊四虫孽所食之處疾若風雨根苗  
心節靡有子遺八九十老人目所未覩逮七八月以及  
九月盲風怪雨發作無節發必連日信宿拔木發屋田  
禾之高阜者風批低窪者腐爛高者十存四五低者十  
無一二全無獲者又過半焉愁歎號泣之声遍野吳民

老穉倉皇固常控訴有司有司亦常為之詳覈而獨許免其全災者耳至于風秕腐爛者略不議及蓋出納之各有司職也自非明公俯垂大造之恩体皇上子養元元之憲心究大易損上益下之微旨鑒先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名言槩減稅額以活此一方之人解此倒懸之急救其垂絕之命則百萬生靈何所仰賴而自存亦何所收穫以充賦乎前此吾蕪嘗大水矣永樂三年太宗皇帝特詔戶部尚書夏公少卿袁公洎同魯之叔祖友同治水于吳復命太子少師姚公發永豐倉糧五

十餘萬石以賑之誠以蕪為畿內根本重地國計所賴故也景泰甲戌大水郡守侯諭民曰爾民救得一分則得一分之食不尔稅也其時遊青晞薄俱作全滄之數次年復行荒政給粟設糜多方賑濟然有餓莩接迹尸骸塞川腥聞原野盜賊狂徒乘時猖獗時太子太保王公巡撫尚書李公巡按御史應公發兵勦捕幸而撲滅此往徼事之明驗也祇今窮走之民謀墮戶而逃者十居四五惟俟節鉞之臨聽明公之號令以決去就耳其可不防微杜漸弭患于未萌乎然此非愚一人之私慮凡

蘓之士大夫耆老諳練世故識達事机者靡不深怀隱憂忘寢與食莫知為計願惟愚賤何敢遽尔冒瀆威嚴然念自祖宗來世以詩書為業至同魯不肖生長田野稼穡艰难生民疾苦頗所諳悉平生足跡未嘗輕造公庭干非望取斥辱以隳素行以玷前人茲特不忍坐視吳民迫切之患故敢馳詣行台用獻曲突徙薪之謀庶几少助唐堂拯溺救焚之火計非為一己之私也明公倘賜採擇則東南之民死骨不朽矣伏惟矜其愚不錄其罪而俯垂察焉不具

答蘓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張居正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牽綱維察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sup>虐</sup>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処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寔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來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



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者巡按蘓松信豪宦之言  
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概請停免士民悅之為建生祠  
奏留再歷遂超陟蘓松巡撫及無巡撫則錢糧徵發百  
責攸萃不復能行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復行徵  
派於是士民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  
者轉而為怨懟忿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  
難厭也况此中人情巨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  
行之庶得無咎無譽耳辱俯詢敢以職掌為告幸裁擇  
焉

答蹇理菴撫臺

王家屏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不可為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即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  
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  
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  
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  
者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于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  
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為可成者數年矣一旦受事不  
患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招物議

耳乃尚宝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多寧緩急寧相順勿相強也何圖尚宝未出而豐王之工已興矣當其與工固且恐尚宝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sub>切</sub>一種措辦于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為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固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為農以田授屯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時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宝君見豐

玉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真定談治河決渠之役矣役未與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困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為而無成非獨怠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王不募治田之兵真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sub>勸</sub>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勸者為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為賢良如此行之數年當令荒撫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

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矣事已至此無可為矣  
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既無所償輜重  
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墮臺下之籌畫也願此輩向  
已失之遽招今可驅之遽散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  
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  
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  
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  
左右幸賜裁擇

答王對倉撫臺

王家屏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為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以  
為可開而却有不願開之人、所以不願開者富有田  
者尽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力可治  
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給牛種豈招之來而遂給之  
耶必報姓名必閔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徒手得必有  
費矣還牛種子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  
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正費也未為累也田未墾時荒  
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矣田人欠糧則拉與賠  
糧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人主人也本非田而賴

之使賠者又有之矣賴之于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即才有司而急于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

侯一元

故其原書云之稱之則歲之賠之不棄其曰賠未

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之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考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所籍惟有切齒而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曰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

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下却欲寔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即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官蹟乃蓋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欽服

之使賠者又有之矣賴之于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即才有司而急于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々佃之則歲々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之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所籍惟有切齒而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曰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

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下却欲寔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即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官蹟乃蓋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欽服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誰望安南之議士大夫譚之數年然然出於一種喜功  
利尚權譎者之口沉静守道者初不譚也大抵近世學  
術不明廉恥道喪士大夫往口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  
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奴隸所不屑譚者而妄托  
以為經濟自媒自衒且不論三代如何孔孟何如就我  
朝成化弘治中前輩亦有如是習尚邪孟子曰我亦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楊墨為禽獸儀行為  
妾婦闢土地充府藏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者又服  
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柔巽之風

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廢而復興東  
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激縱橫之習故  
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之盛衰不外在四  
裔而在士大夫心術明矣且就今日四裔言之士大夫  
果有深謀奇畧能為國家建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  
何也秦寧三衛肩項之疾也河套腰脅之疾也若安南  
則膚爪之末爾舍肩項腰脅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  
有畫狗馬難畫鬼易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  
售則其術窮安南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寔事謾為

大言爾某守方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  
譚安南事者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崖初到此慨然有勒  
功銅柱之意某屢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  
立命處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  
出口矣某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兼以吏事素  
非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儻老先生  
歸甫得以侍杖屨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期  
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論開膠河書

王宗沐

某待罪東省已月餘矣邇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開  
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竊意必因邳河之淤塞運道稽  
留深憂遠慮欲為國家尋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  
不知欲尋久遠不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為  
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為之則其地在山東薄海際盡東  
境而某山東守藩臣也使默不言與言之不預萬一論  
有成緒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  
或稍有成心欲以慰協朝議主於必行臨時力爭而不  
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於此某亦無



所逃罪故敢冒昧以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於元世祖  
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涇陸運  
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  
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塞又從東河陸  
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河萊道通海其  
事不成而罷故史臣曰勞費不貲卒無成效此載在元  
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半餘萬人命其臣阿剌  
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發舟遇風而沒  
曾不為意彼之虐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填海以事遠

夸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開河以通運道而卒無効何也  
至我朝高祖通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成祖開漕河運  
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議及膠河二祖之神謨羣  
策畢集皆粹不圖者豈非以其事終不可濟哉而今當  
匱乏之日乃欲舉先代之中輟修而祖之不圖以覲就  
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源  
出高密其流甚細若欲通舟必須遠邀各處之水合於  
新河而北下海倉口乃可運漕邀之則必有堤合之則  
必有閘羣山相逼夏秋暴漲河身水弱不能衝而易淤

三百里之河一里淤則廢千餘金之閘一石壞則廢今  
漕河受洗汶沂泗四水會泉一百七十尚憂其淺而膠  
萊獨高容一水欲使成河故謂決不可成者非獨為馬  
家淺之石難鑿而已也築堤置閘引泉捍海費以百餘  
萬計即使其財已足工必藉人今邳徐之工合調河南  
山東江北直隸之民而其召募則以路當孔道四方走  
集之人也膠萊僻在海隅雖濟南之民不肯數百里而  
赴募其勢必盡編排於青登萊三府非十萬人一年為  
之不可也三府連年凋弊人戶多逃本額之征十欠四

五每歲山東以督糧拖違降調住俸率多三府之官案  
在戶部可覆視也料三府之民至用以十萬則野皆不  
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方之存留抑將何給萊人  
或萬中有一人覲心烏犂於臨清濟寧之繁麗以為有  
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白首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  
民則又何望也且今漕河之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責  
中丞中丞以督率有司曰挑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  
插而褫衣妻送其夫父牽其子白頭扶杖孤兒寡婦之  
哭聲不可得而聞也腰泥而足水疾病生焉去者辛勤

居者貼費歸而死者路而殫者不可得而見也然且剝膚椎髓以為之淤而必挑決而必塞洄而必邀而不敢不虔者以國家漕重故也今膠河之新開其工有倍於邳徐者而遽以勤三府之民則夫乃可以已耶且今欲開膠河者豈其棄漕河乎本欲為國家意外之慮故重開一河以備緩急使遂以此而棄漕河則非建議之初意也是漕河必不可棄也然其所為漕河必不可棄者又非獨為漕運已也國家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議使由膠河出淮海乎國家所與共理天

下者在百官士夫南人之入北與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携家誰能定法使必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曹橫嶺歸德薄泗州浸淫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導乎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為巨浸其可坐視不拯救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棄也漕河不可棄而復開膠河是欲以國家之力顧兩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顧兩河與否非疎遠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能供兩河也則其深知之矣今漕河之淺溜開泉堤夫堤夫

派在濟東究者銀力二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有奇矣合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挑臨期之征派不興焉膠河既成視漕河稍短其所謂泉閘淺溜之夫一不可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有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部分司有閘則有閘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船大而底狹入膠河須易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用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廩食夫馬費亦不下二萬濟東究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於青登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

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使一加簡料則眾駭且囂然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邊與夫物產土貢其地諸襍料與民之上例者不下百萬是國之中厨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賞恐其動奈何為不可成之役以搖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圖用數十萬金試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棄之是以數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圖喜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為刻之以傳意亦以為可

幸而濟也。比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其  
事之必不可成。彼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為新  
者及欲措手而施之於事，而未必合也。某少有志功業，  
中已病卧草野，朝廷不知其不肖，以為可用。收之埃土  
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為所部營一事，以報聖朝。即有如  
膠河之利，正某畢力之秋，而猶歎曰：如此者，誠真見其  
不可就。毋徒為國家特生一事也。某以為開膠河有必  
事，然不敢一及之者，似以危言動人之聽。開膠河必不  
就，然不敢多及之者，似以臆見阻事之成。故於河之決

不可開者，不復詳言，而但於開成之不可繼者，頗慮其  
恚伏。惟公<sup>明</sup>為鄉先生，為大臣寶柄，斯議者也。倘以為可  
米，幸於聚議之時，力言之，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  
幸甚。如其不然，則薄劣藩臣，自當讓賢避路，使能者樂  
視其成，而區區茲言，亦庸以謝東人矣。臨緘草率，不宣。

與王鑑川兵憲書 薛甲

鄉居不及奉迎，節鉞俾積旬之仰，投諸空虛。近得水南  
書，又知下問慇懃，且賜之款禮，敬謝敬謝。明公東南柱  
石，公可歸，則海上消息緩矣。然保國夷人，過冬而緩固宜。

第不知諸公防春之計何如僕閒居深念時或失笑此一段事真是可省不知何故弄得天來樣大至與西北虜人相看待亦不知廟堂何故失策至此且夫西北之虜與我壤地相接又五胡拓跋契丹女真蒙古元昊原有故事不得不脩若東南夷人從盤古年來不曾航海盜得我一村鎮經傳所載只說島夷卉服將彼所產之物與我貿易朝廷因而聽之無大閔繫亦不恁着意中間却有一段妙道精義的意思在大抵人情富則自顧惜亦能鼓動得人往日海上與吾貿易之夷皆夷之富

者海上百貨所聚富夷不能盡取而貧者取之以質于富夷富夷聚百貨以入于海以求通于中國之人其始亦甚慎重必求中國之人富而有力足以庇之者而與之交至其交也海上細民雖運數石之水數斛之米餉之者皆得以獲重利而飽所欲其易貨而歸也又以質諸國之貧夷其始而聚之也既獲什一之利終而質之也又獲倍稱之息而貧民所取海山之貨如旃松蘓木胡椒之類彼以為薪而棄諸無用者皆得以因富夷而獲重價足終歲之用故富夷與貧夷各自顧惜貧夷惟恐有犯于富夷富夷惟恐有犯于中國之人往來貿易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九  
卒以為常雖驅之為盜而有所不為者其情則然也如此處置夷人聽其自為而莫之禁豈非精義妙道之所在乎今也盡閉其途使貧夷與富夷交失所賴藉而坐視其死彼豈肯偃然而已也聞今彼中之計富者造大舟貧者操白刃徒手而登不數月重載而歸所得更愈于昔未必能塞彼之途而我每歲受害至于萬口倍于昔而不止若海禁不開竊恐雖盡東南地方皆成沙漠與西北一般亦未足以滿其欲禁其不來也今諸不悟但誦攘夷之策而不為恤夷之圖意者天降禍虐非人所

為能也昔渤海盜作棄遂盡停傍邑捕盜者但使持刀弩乃為賊亡遂盡棄其刃弩而持耒耜蓋意向所在愈于法度今威嚴重縱不敢盡撤兵衛亦宜令瀕海之民仍舊樵蘇漁採或時有出入于法度無害吾民者少寬假之使彼知吾意嚮稍緩漸復舊利各安其生彼生既安則我害自止消弭之道正不在首級多寡間也易曰棟撓凶言上勢重則下不堪命也今日東南之勢急矣朝廷之饋餉亦竭矣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其去薪之時乎然非秉心為國畧苛儀而全大節者不能容此言非

愚慙不識忌諱者不敢以此言進僕廢居無用愚慙不  
識忌諱人也于諸公不敢輕有所交輕有所言者以言  
之未必見聽而反增瀆冒之罪惟公秉心為國畧苛儀  
而全大節故敢為一言之又未知公為何如也

奉朱砥齋僉憲書

許炯

僕自惟天下之事惟智者為能謀惟勇者為能決故審  
勢而計者智士之慮也見可而斷者勇士之行也昔者  
劉項之際可謂急矣而留侯投之若左右手亞夫不畏  
七國之強而喜於得劇孟夫破險扶危乘時爭利惟豪

傑之士能謀之亦惟豪傑之士能斷之而庸夫懦子方  
自安於無故之變甘於菴養之樂非可以語於範圍之  
外者也當今之勢愚以為其小者不足慮而其大者深  
可憂彼以為無憂者固陋矣而其以為憂者亦皆出於  
其小而未能及於其大者也夫人之治世如醫之治病  
陰陽寒暑之變是人之所不能免也然其或出於陽或  
出於陰皆可隨診而得其情投之以為無不愈者何則  
其病之所鍾者淺故可以條析而理也至於疑似之間  
似無而有似陰而陽醫者莫能得其情雖病者亦未易



狀其所苦此其受病至深殆不可以旦夕治庸醫以為尋常而洞見肺腑者束手而去者也今之勢亦大類此夫年穀不登而盜賊竄發亦治世之所不能無猶人之陰陽寒暑也然其中有不可知者盤礴膠固於其間治之而暫寧觸之而即發與夫當治而不治不當治而治者交錯而莫之能辨至於積漸養成雖有大奸凶惡生於其中而未易去此亦衆人之所以為尋常而洞見之士束手而去者故愚以為皆出於小而未及於大者此也今之為說者曰凡盜者飢寒所逼耳是固一說也然

有既招之後美衣足食遊手好閑至有小忿輒結黨連朋叫號擊搏以發其怒市井細民備甘凌輒而莫敢教較有司畏其生變而莫敢治是養虎也必咆哮於山林然後足以發其性雖華而閹欄豐其割嚙終不可近矣今之為說者又曰凡為盜者類至後悔招之無不服者是又一說也然習俗既成先後相效今之為盜者曰吾當招耳後之為盜者亦曰吾當招耳故於為盜而料於必招是賊下上之情也知其不可招而圖於塞責是上賊下之意也上下交相賊故雖有大奸凶惡生於其中而未

易去也愚以為當今之患非大懲創不可如防大川豈不遽止然其潰也傷人必多今之最不可為者是招撫之說也夫招撫者盜之所大利民之所大不利也剽奪財貨劫殺人民凌辱子女是國法之所不赦人情之所至憤者一旦招撫之說行而寃死者無所訴受辱者無所雪孝子義夫勇決之士無所復甘心焉彼其始為國法之所不赦而卒奠於衽席之安置於無虞之地豐財厚食照耀里閭甚非所以示民效也古之為盜者被戮辱今之為盜者受榮顯轉相倣慕莫敢誰何其流之弊

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招撫之說古之人皆用之今何為獨不然是所謂得其名而忘其實者古者用兵取其鯨鯢以為大戮而其脅從之輩束手貫耳自抵軍門以丐餘息故為將者憫其陷溺與其自新故曰不殺已降此古之所謂招撫者也今之所謂招撫者畏之耳為其所脅耳無可奈何而為之耳彼為盜者兒視官長草視良民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未招而肆行無忌既招而長惡不悛鼓惑愚民潛結兇惡無事則羣飲敗度有事則橫潰莫支故未招也盜在山海而人猶可避既招也盜

在市井而人莫能逃蓋招撫之說官之以為利而可見者徹守備罷<sup>供</sup>支停簿書而已耳而其不可見者良民被毒申訴無由冤憤之氣結為灾沴是皆上之所不及見者也而愚得以為可哉或者又曰招撫之害誠亦有之然今羽翼已成卒難制禦欲且緩之徐圖其後是又腐儒懦弱不知兵之說者古人用兵有以寡敵眾者矣未聞以眾而畏寡者也且為盜者貪近利而忘遠患非有長久之計顧治之者類不得其術故反為所困無而成夫以百餘烏合之眾而昏昏頑無識之後內逼於隄防外危於波浪苦鹵之地難以久居不得水泉坐見困渴倍受眾害計當易擒而吾連千百之兵聚數千之糧器械之精明起居之便適百倍於賊而坐消歲月與之相持分寸不能有得此亦可見將兵之無能而時事之可惜矣設有大於此者其將何以禦之而或者猶欲以招撫之說用是直所謂不知兵者也

答周友山弭盜 張居正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後即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益聞聖王殺以止殺刑

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切此孔子歲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滲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至所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曾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若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蚩夸猾夏寇

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剽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盜賊愈多犯者愈眾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紀于上而執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堯舜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說國法乎執事當旃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為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張居正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一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駕羅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

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人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儻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敵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井眾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

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審圖故僕以為亡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

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在彼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歎曰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工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不父谷顧冲菴撫臺 王家屏

東征之役始謀已踈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臺下漏

舟破屋勢固難支潰堤決雁力豈易措不能不更煩

張心高計不許東國款有書名之福

用經畧往者聞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劫

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師也朝鮮中倭見藩

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撫固在就近

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為之備保我疆圉而

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遙為殺援推朝鮮之鋒而

殿其後不為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

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

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踈遽奏遣專官經

畧而所遣又恂口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

邦籍記遂詫以為圮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

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

請召募而三輔騷動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

而四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鉄以鑄火砲鍛蒺藜

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糒沿海郡縣怨殺如雷不佞即

答顧冲菴撫臺 王家屏

東征之役始謀已踈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臺下漏  
舟破屋勢固難支潰堤決癰力豈易措不能不煩整  
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  
用經畧往者闖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劾  
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師也朝鮮中倭則藩  
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撫固在就近  
委之其耳目真臂指順酌緩急而為之備保我疆圉而  
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遙為救援推朝鮮之鋒而

殿其後不為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  
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  
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踈遽奏遣專官經  
畧而所遣又恂口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  
邦籍記遂詫以為圮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  
固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  
請召募而三輔騷動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  
而回川兩浙之兵至矣其他搜銅鉄以鑄火砲鍛蒺藜  
賦車牛以載衣甲轉糗糒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佞即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伏在山間震耳休心寔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迎絳騷  
公私靡淑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  
而山人游客盡拜官矣廝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  
連數鎮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  
填海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之  
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狡夷  
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為解擔釋  
負計而思委艱難于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今時勢與  
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衄之餘為臺

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畧宏猷未易辦此國家  
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臺下救其敗耳今第  
鎮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據險守要沉幾先物覲  
變俟時必當有竅隙可乘閔綏可制無徒效前人徼幸  
于孤注竭作于一鼓也昔衛為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為  
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  
也今第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  
將吏無為主而為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  
于不測之地如前人所為非不倭所敢知矣棄婦逐臣

不宜妄議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獻念託肝胆之  
交故輒布其區上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秘之

古今真蔡半洲書

鍾芳

林下病夫鍾某頓首啓自謝事歸後杜門養拙無預外  
事獨念故鄉多盜桑梓嬰情今春往崖省墓東經陵水  
縣中嶺以南節報刦殺人牛擄掠子女包圍鄉村皆所  
目擊感恩一帶亦復如是此乃數年以來一方深患小  
民不能申訴官兵巧為抵飾上司無由得知非特今日  
然也今之積弊莫甚於匿賊莫不善於招撫崖州感恩

陵水三處地方官民素無田土與黎相近哨捕等官無  
黎田借口却妄指被害者曰彼有黎仇彼欠黎債彼因  
醉失物彼爭田仇殺彼乃外面強盜截害非黎賊也蓋  
黎賊已報平靖恐上司疑恠是以百計詭詞眩惑上聽  
其弊起於畏罪避法故寧忍小民冤死皆托他故不敢  
明報法愈嚴而弊愈甚矣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作沈  
命法盜起不發覺亡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  
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弗敢發府懼累亦使  
不言故盜賊愈多上下相匿以避文法及光武時羣盜

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方內有盜賊而不收捕及畏慢指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立法嚴者反不如寬何耶蓋寬則人各自奮難或蹉跌而無失事之虞嚴則自保不暇何暇治賊光武之法未必盡善而獨嚴蔽賊之罪最切事机先年本道王憲副檄到任年餘輒報寧靖及巡歷至崖遣土舍尙首分投招賊以里老質當出官措牛

紅賞勞曾未出境而賊愈恣橫蓋外海地方賊所畏者兵憲衙門耳今既臨按赫口却乃賞以獎之名曰招撫其間正賊不出而出者非賊被其窺破籌畧不過如此誰不樂為賊哉及崑山王憲副倬兩度巡歷至崖密調土兵勦千家大村僅戮三人曉諭傍尙莫不震懼賴以靖謐者十餘年去任知州陳克思因東黎一小村暴橫調土兵撲之示以威信不殺一人曾無寸鉄斗糧之費而諸彘聞風懾服南山千戶萬人傑者承本道密批假以捕獵勦一小村而境內大治蓋其倏往倏來因賊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之所以寇我者還以治之故机潜而不露事而易不勞  
所懲者寡而所威者衆也自此之後將領不畏賊而畏  
法怯懦者無罪勇敢者蒙辜以巧飾為奇謀以蒙蔽為  
上策衰貌滿野無路申訴誠可為流涕痛哭者矣為今  
之計莫若遠委得人寬其繩勒不必盜賊劫掠為罪惟  
以相机截捕為功不以擅調兵款為狂惟以撲賊無虞  
為貴招撫支吾者弗錄隱賊不報巧言抵飾者必刑中  
間机宜妙用弭盜安民有陳兵憲新任奚待贅言惟是  
職官功罪擢揚操縱重輕之柄掌在節鎮其初委任指

揮等官取英銳而舍腴弱及地方失事英銳可用者先  
受禍而腴弱無為者享安閑之福故智者寧托病自逸  
而差遣每患於無官鄙言出自為民痛苦迫切一得之  
愚絕無分毫私意而情之委曲尚有未能盡者伏惟留  
神垂察不勝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三十六

籌遠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穉觸涉獵竊抱隱憂欲  
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規規蹇且  
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  
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為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

期會也。迺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為梗難支。爾今之為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鼂長者言也。迺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號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為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內地無異青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

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叅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讐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鼂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鞿的馱駟之騎則重勒而複鞞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邊陲則馱駟之騎也垂鞿以控馱駟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巖鬱溪谷間

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可馳肩儼卒有  
椎理肱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  
縵土灌以泉流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止賴匿命此焉  
逋藪慮不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  
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宣慰安  
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  
不登天府故婪覘者無愆非若中州之吏悻繩墨兢業  
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  
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

以魍結之首睚眦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箝制  
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  
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合物故去者十八九  
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徼巡之後供行李往來  
非能殼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逸奕雜  
伍庸隸曾無諳韻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  
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  
一有征剿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  
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

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迺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其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俸項剝脫去而已體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逮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議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詬集淫虐無庶恥顧受威

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上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患患也人亦有言覆宗萌於睚眦奪璽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洒阿旁蹶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



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塞名捕之盜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建鞠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党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誨解以牛馬為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為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愒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

遠則憂迨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况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為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散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即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者安民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兔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

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日始已蠱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剋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荅贊畫諸公

何良傳

昨承俯臨卧榻欲令開陳上海事宜某本愚陋無識况

已乞<sup>身</sup>休退豈得有所陳列不肖生長海上今日偶得家

信云前賊去後又一起約四五百人五月二十一日至散

居海上泊舟登岸即在敵地屯住而地方無賴者為之

嚮道四出剽掠先人丘壠百年之木盡為砍伐公然造

舡今已一月而官軍若不知者剝膚之禍至此極矣且

昔切聞長老之言敢因垂問而私論之今日之事似不

必多言勸說惟能復祖宗備倭之舊制一言而功過半

矣某少時嘗切怪高皇帝時未嘗有倭夷犯界也何其

備之周且密如此今而後乃知大聖人明照萬里至誠

前知百世無弊也某松人也即以松江一郡沿海岸而計之西南抵浙江乍浦千戶所界東北抵蘇州吳淞千戶所界中間二百五十里而遙耳由乍浦而東五十里為金山衛內有四所而設總督揚州等處備倭都指揮治其中自衛迄東百餘里有守禦南匯嘴千戶所又迄東七十里而為吳淞千戶所其二所之中相去遠者如金山起至青村中間又有胡家港堡有蔡廟港堡每堡額設官軍六十員名而又每歲於腹裏衛所調撥軍三百員名二月來九月去謂之貼守每衛所各有戰船教

習水戰沿海每六里築一墩撥一軍朝夕瞭望每見外洋船隻往來即奔火相屬互相傳報如果係倭夷犯界即整軍駕艦出與迎敵一倭登岸即以失机論罪紀律嚴明官軍莫不用命雖無事之時每歲將領率兵於近岸各山島間巡邏一二番謂之搜山亡命者不得以為巢穴是以百八十年来島夷絕覬覦之念各沙無嘯聚之徒東南晏然得盡力於耕織以供國家太平之賦者皆祖宗神精命脉之所貫通也後有淺識者見海上無事而官軍日惟坐食以為此備皆虛設而此等皆冗食

也冗兵也冗費也由是各衛所之船皆賣而買馬矣沿海衛分之軍撥令運糧矣各堡貼守之軍撤去不用矣各衛所官軍倉糧任從糧長侵欺而軍士有一二年無糧者矣士氣既消武備盡弛雖存衛所之空名糊紙為盜削木為刀近同兒戲數十年來猶幸島夷未知此中之虛寔厝火積薪向以為安迨年匹夫無賴嘯聚海島糾引倭夷以為先聲潛圖叛亂初犯浙江至嘉靖三十一年偶一船至四十餘人隨風飄至上海寶山地方登岸士人不知猶以為漁船也意欲逐其人而取其貨賊

即手刃百戶一人土民數十人燒劫近船民居數十家徜徉而去不見有禦之者去年既犯上海嘉定然亦不過四五百人而受禍即已慘矣今年浙中之備漸修而賊知此間虛甚遂大舉入寇衆不下萬人三吳之地盡遭荼毒屠戮之慘淫污之辱田不得耕而國稅將墮奸宄乘机竊發嚮應其憂有不可言者今皇上赫然奮其神武命將出師大司馬公以命世之才登壇翊運乃知此寇不足平矣而大司馬公又虛心延訪愚以為今日之事宜莫先於查訪祖宗備倭之制盡復其舊而於各

衛所慎選將領調補精兵於要害處添置把總各堡復貼守之卒沿海練水戰之舡墩臺嚴烽燧之警如瞭望外洋有舡將至某處則某處官軍出與迎敵某處策應諸將領官各有分地必不使賊人得以登岸如賊從某處逸入者所在官軍即以軍法從事如此則衛所墩堡如身之使臂之使指血脉聯絡我軍之氣百倍而賊無所容其足矣俟其退回沙島然後徐圖勦撫之計用或反間離其黨與或以賞格誘其相圖其良民而或為讐家所為隔或飢寒所驅或犯罪脫逃或家奴止

命皆許以優恤之典召令復業其或怙終不悛然後令三省之兵力搃其巢穴必使鯨鯢盡去海島肅清然後蘇松之地可得為方輿版籍所有而又須以數十年培養庶幾元氣可復耳執事倘以此言為然於大司馬公議政之餘試一舉其說以備採擇之一端何如力疾草草

與王槐野先生書 何良俊

良俊自不奉省覲倏忽二載陟岵瞻望維日為勞古人云去德滋遠怀德滋深以今觀之蓋不虛耳前徐道長

人回得拜順天試錄之賜且械至尊教發函伸紙如奉  
慈顏喜劇喜劇但中間獎訓過情不任惶恐良俊委瑣  
之跡世所共棄先生獨憐而進之然區區之情不能自  
見於世苟遇知己不一披露後將誰托乎故敢一二為  
先生陳之良俊東海之鄙人也爰自髫年即游心藝文  
之末嘗取李空同康對山文讀之以為當代文章盡在  
是矣思一見其人不可得後稍有知則又以為儒者之  
事蓋不止弄筆札抽黃對白為瑣屑之辭佞悅人而已  
則喜觀戰國策韓非說難儲說及孫武子諸篇又喜

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  
脫身走下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兇就擒江漢底定  
武皇帝南巡時喬白岩先生分守留都武皇帝有隨駕  
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事  
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宄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幾白岩先  
生轉北太宰去乃杖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  
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  
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良俊方為學官弟  
子員每府試臺試皆在高等郡太守與監司亦每以甲

科望之然非其願也性不喜為卒業文墨試畢即棄去  
間取十一代史讀必之欲得前代興衰得失之故且遍  
覽諸子九流旁及釋氏雖魄弱善忘不能上口然于王  
伯之餘略倚伏之要害亦已略得其槩矣蓋下帷發憤  
者二十餘年至丙午春而病作皆緣久坐忘食專精過  
苦志業不遂困抑無聊脾胃受傷中氣逆理每一食下  
咽少頃即惡氣上攻刺擊於喉吻之間其痛如割其熱  
如焚復臭穢不可忍每日飲少酒食米不能二三合遍  
訪名醫療之卒無尺寸之效遂棄去墳籍日徜徉於泉石

之間家有園池數畝時與魚鳥狎玩又童子以新穀積  
習既久漸知穀調時：撫掌按節低昂至暮如此者又  
二年始得稍進飲食至壬子春舍弟良傅以祠部郎考  
滿至都歸語良俊曰三宰相皆念兄不忘兄能一出否  
良俊笑曰造物者嘗戲予：亦一戲造物可乎蓋造物  
者欲困予以甲科然予素不欲階此以饜富貴是甲  
科烏能以苦予造物者欲困予以病然予能自為歡竟  
脫去不戚促以死是病烏能以苦予造物者欲困予以  
官然予聞君相能造命予今出縱不敢望為臺諫郎署

僥倖叨一冗從得待詔金馬門日享大官梁肉以廁斯  
後之末則東方生郭舍人皆吾師也是官亦何能以苦  
予遂步至京師宰相果憐念良俊處以南翰林孔目時  
掌院者華州槐野王先生也良俊憶自頃歲嘗謁西立  
馬先生先生蓋亟稱曰今海內善為古人文者惟我閩  
中槐野王先生及授官來凡在朝諸公良俊之以文字  
見與者又皆交賀良俊曰行且得見槐野王先生蓋良  
俊不喜得孔目喜得為先生屬吏且得侍教於先生也  
及來南拜先生於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奔蓋所

謂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讀先生之文則典贍雄渾  
方駕馬遷自東漢以後不屑也何論對山空同諸公哉  
及先生進良俊於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  
事甚悉蓋西北自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邃菴楊公晉溪  
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  
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岩  
苗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蓋屈指計之若  
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恨不能去心  
者今幸取償於一日矣其為慶幸當何如哉則始也而



玄之所以語良俊者不詳近日諸公所以知先生者不盡也以為苟得奉先生周旋數年死且無恨甫半歲天子召先生入直清禁良俊蓋翹首北望日偵先生動止則聞先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缺養依棲于華山石室後又聞先生再上書乞終養不報後又聞宰相重先生之去累促駕勸先生行後聞先生至天子命主順天試事則日夜北望冀得一見順天錄遍走士大夫家覓不可得至九月盡從朱司成處讀之始開冊讀先生之序則歎曰文章奇偉固不待論至以微言動人深于告戒遠矣

讀諸經義則歎曰其辭爾雅渾含刊去枝條直根理性乃孝廟時程文也讀至第三策則又歎曰卓哉異乎自周密以降人不惟不能有是亦不敢為是言夫天混混在上耳雨暘燥濕日月照臨星辰布列各得其職而天不與也蓋靜者躁之君拙者巧之宗無者有之門其体本如是也世競為昭、察、亦孰知悶、吝、吝之為道耶至讀第五策其所論四隱又何辨哉夫自魏隸嵇嚴皇甫謐以下至袁宏阮孝緒諸人其所述隱者之事甚備然徒記其迹莫能得其心蓋自四隱之

自立而隱者本無遁情矣先生二策頓挫似馬遷辨博如韓非子闕放如莊周嗚呼文章嚴整者窘于邊幅闕肆者流于奔放歎兼綜並美難矣蓋自秦漢而降能盡文字之變若神龍飛行麟甲爪鬣皆中程度者非先生而誰耶此亦難與不知者道俟之百世殆必有謂良俊為知言者矣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聞夫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勦滅翫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美而事鼂乖違有不可以

收舉者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死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敵而斗米尺帛皆取給于有司有司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為帥朝廷賜予悉陳之庶下使士卒裁取為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帥將欲用士卒之命而其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蓋素出撫循則恩既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脅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喻而自相捍衛若出一軌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

今敵人壓境始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略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伯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海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乎夫古之用兵者曰奇曰正曰犄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八卦蓋变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提為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

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為鬼為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德安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蓋緣賊人六七為羣竄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莫測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為眾以弱為強蓋得兵法之秘矣較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提為大隊一敗則不可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以乖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

言之則彼已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裸形疎理不畏暴  
露去來剽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  
知且進退持重難與爭鋒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  
人和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死一生之中以處  
我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此也若  
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為異同今以  
無知之將卒但營目前者若羊之在羣可望其無相抵  
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勦者則詘招  
撫主招撫者則詘征勦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為無策

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為失計皆非也蓋征勦者勦海  
外之寇也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陸祠祭嘗言未  
有不知賊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  
者此二言最為切要今當大張曉諭明著賞格有能斬  
敵人首首級來降者爵以幾品軍職斬賊衆一人首來  
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  
携貳心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  
不為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為勦滅之一機會也况  
敵中搃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

夫羣犬分布於庭方戢：而卧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然者也或更募萬金死士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力良俊恐賊人佻狡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為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於外而內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哉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郡諸

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王夫差嘗伐越定楚與晉爭長于黃池其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吳之入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徒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投醪舐癰以結其心擢兵揚威以鼓其氣斬駙自刑以申其罰仆表立約

以致其決至於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末務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饋餉養鄉兵而坐糜廩餼終何益子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而日以募兵請糧為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預料倘不得患不知更何以為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不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知將何以處之也去歲良俊送孫東穀文中間有曰今天

下方欲用財苟無他端出之其勢將困今又一年餘年而司國計者略不之講何耶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為理財之計者惟錢法門推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竊考神農始通商貨已用錢幣至成周作九府圜法而其制大備夫上古之時事少而用省然錢幣有九品猶懼不足今之所費數百倍於古而僅存者獨錢耳又廢而不行所行者但白金一品

而公私之費交取給焉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匱哉  
又觀漢三国時因軍興錢不足用鑄鉄錢以濟之至宋  
慶厯元豐之間歲鑄銅鉄錢三百萬貫猶不足用後又  
制交子會子以濟之今鈔法是也今皆廢格不行是天  
子所以收財貨之柄廢則是與齊民等耳然而白金者  
又非從天降非從地出皆取之於民者也獨不顧民之  
膏血亦有盡者耶今之司國計者特以為錢之用不償  
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為此議殊不知天子不言得失  
諸侯不言有無夫大不言多寡苟國家雖有鑄錢之費

而民間每歲增數百萬錢之用民用不亦少舒乎民用  
既舒而天子當計有利與無利哉况行之有法又未必  
盡無利耶嘗攷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  
三省及六監運司共計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  
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叅議主之各監運司以一運  
判或運副主之而巡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著為令禁  
民間不得以銅為器皿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  
月之內並首告入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  
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並奏裁奪死詔自今滿五十

斤以上取裁餘遞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蓋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聽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俊又攷之古今之錢惟五銖輕重最為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若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錢稍劣則每錢重一錢

四分稍贏通計每銅一斤除消鎔磨洗之外當得錢一百五十有奇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錢三萬有奇矣又當著為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更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鈐高手出直僦僱其餘熾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並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於雲南鑄錢、成則遞至湖廣由湖廣遞至南京南京轉解京師



可謂失策之甚即郵駟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駟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脉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况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於因能知因之為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皆令有司立法就於所在行使所易之銀著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為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為言者是不足深慮夫所鑄之錢必令盡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鋪戶給散之日須令當堂逐棟如有挽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參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

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其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局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費則民間亦何利而為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嘗竊計之一局每日鑄錢三萬易銀可得五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贏工役少勤歲或加羨則於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祖宗已有成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密利不歸於朝廷耳祖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并及房室每房一間一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

譬如勲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  
勲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重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  
計以為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於民間  
大率以中戶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為  
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貧殘之徒  
查勘房屋懼有隱匿再三覈寔而無賴小人乘機漁獵  
必有數次叫號揮突轆轤於里巷之間四出紛然民必  
大駭此則深為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為行之有  
法蓋不煩官府而定者也當稍仿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

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寔之家定為甲長房室  
之數即令甲長勘寔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中互相查  
覈若更不寔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  
冊但須立定冊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  
家之房從寔填註一并送官攢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  
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扣改冊籍其徵收稅銀  
亦不必差公人下鄉但與定立期限甲長預先取足送  
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虛費而朝廷收寔利良俊嘗私計  
之每一歲之中幾百萬有贏矣是何可以不誦哉然此

本非 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羊  
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寇已三年矣賴朝廷曠蕩之恩已  
蠲<sup>赦</sup>一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倭寇即解而  
焚<sup>劫</sup>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  
哉故早暮思之以為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  
處疏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所見  
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  
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於國計而不以告于朝  
廷則所以事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

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為里巷委瑣之言故敢  
冒昧陳之恭聞太夫人壽康熊羆叶兆皆慶門多祐亦屬  
吏之所願幸者也恭奉末由臨楮不勝悵結燕地朔風  
多厲千萬為國珍嗇以茂遠猷不宣

上石本兵書 何喬遠

竊惟倭夷為中國患久矣 高皇帝文武聖神蕩滌乾  
坤兵威物力剋絕千古然猶肆其跳梁暗逞以變是以  
終 高皇帝之世絕之重溟之外 成祖文皇帝仁明  
英武又憑 高皇帝之餘威海外君長臣上古所未臣

者數十國倭夷乃始貢首求封為王 文帝猶為之戾其貢期限以使數以謹防之然亦變許四出不能終文帝之世其後宣德年而變正統年而變成化正德年而變至於嘉靖之季極矣 肅皇帝遣將厲兵戾誅而不與之好故其焚城屠邑雖慘於江南竟殲內地亡一人得逃者三十年來江南牽無兵革之憂然喬遠閩人也倭昔入閩興化為之城陷至今富室臣家燹火之跡猶存殘基斷址噫、可畏不意明公今乃欲引之也喬遠聞古之為大臣者皆為國家圖數百年之安而不近計

於目前故能流譽竹帛垂號丹青明公起家省垣不難犯 主上之顏色批鱗逆指瀆身於死也明公之忠至矣晉司空司徒愛民節財為國家歲省數十萬握兵之柄兩值軍興西靖叛將東援屬國明公之心勞而功見矣然雖明公之忠國而勞於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近日許封倭夷一事猶未免為苟且目前之計者則明公慮事之明與聽言之方有所失也從與明公者不過曰國家財力詘矣倭席捲而來何以禦之不如暫與之好以完吾力而後修我戰備為此言者當事者當主之於

比虜款市之由矣今何如也以為修乎則洮河之沒失我良將寧夏之交結我叛人胡為無以禦之以為未修乎何宜修而久不修也聞之道路虜款市之外既得正賞賜矣復時出掠邊將慮失機坐事蔽不以聞則皆腹削士卒之月糧掛虛伍而陰取其餉分外以飽虜夫既已提兵稱邊帥豈盡縮胸無勇氣不怒虜恣飽之哉以為朝廷業與之和矣誰敢戰者卒士之存者日削而不免于寒飢其掛虛伍者又皆空無人故武備之廢莫歎邊若也今邊患未發耳邊患苟發譬如潰癰而明

公又欲移而之倭數十年之後國家之財東竭於倭北竭於虜賦稅空乏武備弛縮東西之變並起交訐勢必潰敗決裂而不止竊為明公危之言者又曰款倭與款虜異款虜用金款倭用布且我有利則又非也今呂宋西洋之國輻輳互市於東粵不可勝計何獨靳倭一倭哉誠畏其黠狡無常入內地交耳天虜勁而顛難戰尚易防也倭柔而奸難防又難戰也虜由陸來閔門隘口其至也有息其禦也有方倭由海來並海之地皆可泊舟責之則謂風水之不常無所擇泊其至也無息其禦

也無方且倭與朝鮮交易數十年矣久者居其國朝鮮人至謂之恒戶豈虞變哉一旦至此明公所知也虎噉隣牛持梃驅之引而置之籬落之外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言者曰今倭入內地貢不利于我止之朝鮮之島我商人往焉彼不知我貢道與內地虛寔何所不利也則又非也倭飽朝鮮又得我利是倭得二朝鮮也今有富人之家使其僮僕至於庄田之戶索責漁獵誠苦之矣而不敢告主人何者為其衣食之也為其德之也我商人豈皆修士君子哉往與交易能保無一騷朝鮮乎騷

則朝鮮飲苦而不敢言即不騷則朝鮮歲為東道庄亦疲於奔應矣况我中原比歲以來人心至於思亂之極若推埋惡少出為奸宄於屬國之海上朝鮮不敢詰我又不及制則朝鮮若二倭也且倭由浙入而失事于南猶為國家手足之憂倭奴由朝鮮入而失事于東必為京師肘腋之患故曰與倭奴市於朝鮮未便也言者曰倭封亦未不封亦未不如暫且封之尚冀其不來則胡若必其來而修我武備也喬遠竊計倭亦人耳與我三戰而未大有所得悉我輻員廣大內據形勢尚畏其

三十六島之國彼豈敢遂有驚然輕中國之心乎竊計其損傷物故與我相當力亦詘矣封之固不來不封亦未必來患在來于數年之後耳言者曰倭與朝鮮為難不封則必逞志於朝鮮是我棄朝鮮也則又非也朝鮮我肘腋唇齒之國胡可棄也彼以國難告我：為之克復其三都彼以善後告我：為之命將而後今倭奉稍卻屏立絕島不攔然於朝鮮而攔然於朝鮮我有大將在彼尚可助之如其兵餉不足我倉帑未竭尚可資之第我不為朝鮮先嘗倭耳若倭再逼而嘗朝鮮我可晏

然委之乎昔田則不惜百萬金錢而拯之及再有難則不繼而委之諺所謂不辭稽首而憚一揖為德不卒乃棄朝鮮者也抑喬遠聞之問病者必問其受病之人問傷者必問其當問之人朝鮮之於倭受病而當問者也我所遣大臣宿將有事於朝鮮者則從傍解問之手而視病之醫也去冬朝鮮陪臣許晉等有所白于禮部其文甚多喬遠不暇盡舉也而其末有云日本之見絕於中國如向所列者揆以王政必誅無赦而以其限於大海不可以兵入也今乃起無故之戰爭賊奉職之藩服抑

其假途之謀犯順之計播在天下之口耳者不可揜也  
况又對林焚拯溺之師而恣乍和乍背之奸是自致於  
域中而厚其兇惡以速天討也其不容但已也審矣斯  
言也許亦必以抗訴於明公明公不召問之而信他人  
之口吻則是問病者之病於醫問閨者之傷于旁人也  
抑喬遠又聞之擇婚者女求男則必遇卑賤矣赴讎者  
客求主則必遇倨侮矣倭謂我有可以自王何藉大國  
大國不自威重強而求我封貢之事講之半歲於茲矣  
彼欲來即奉表來耳而我遣人守取者何為耶雖有所

獻于我重臣而我昔日先求之者何為耶夫封貢之初  
起也舉朝爭之曰封則必貢明公語人曰吾與倭封空  
名耳不貢也今明公議及貢矣經畧宋公請以歲一小  
貢三歲一大貢矣明公若断然從之則是欺主上而  
失信于搢紳大夫也自古史傳所載與與國外夷和者  
未有不終於自弱明公為書生讀史時豈不為之怒髮  
指冠曰異日者我不為也今以舉朝之衆奏牘之多言  
封貢之不便者踵至明公乃奮然而為之明公天子  
之大臣意必有所必至尚無有能為明公游說者况九



閣之上重陸之間哉喬遠恐後之人有怒髮而指冠者矣喬遠竊謂朝廷向者所命宋經畧李將軍使抹朝鮮之急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奴乃謂功也朝鮮亦望抹一時之急于中國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奴乃謂賜也今朝鮮廓然有其故都室家逃散而復聚人民瘡痍而得復瘳則宋經畧之所心畫李將軍之所血戰已足暴於天下又何待竟封貢一事然後全美而止疵哉今日東夷之事當以抹援之功與善後之宜分為兩節更端而別論將士之用命者先為之厚其犒止軀者先為之字其

孤功賞明白人心鼓舞而後虛心博採擇衆任人詳酌守禦之策以為國家圖數百年之計明公以流行帛而垂丹青豈不休哉豈不偉哉不然假令異日者喬遠不牽而言中追論首事之臣有所歸已喬遠仰明公久矣以其疎賤之身不敢自通于門戟之內既而思倭夷之封貢於職事有連而又聞明公憂國之至數數詢蕘莛故敢以言通抑又恐明公以喬遠為腐儒不足與計事敬錄楊文懿公所論東事者附獻使明公亦知先朝之臣所以得名者如此惟明公詳擇

上潘昭度師書

曾異撰

冬杪聞開府南贛之報此不足為吾師賀獨恨不早用  
 師臺五七年全數萬生靈肝腦今已後矣然愚竊計王  
 文成撫虔之日行年四十有六吾師後陽明一歲竹帛  
 封拜正當其時獨某碌<sub>七</sub>門墻鬚眉皤然白頭恋可弱  
 之冠短後蒙未棄之縵維有洛陽年少之一痛哭二流  
 涕六歎息聊復捫舌茹憤但一傾漑於絳帳之下而已  
 夫日者吾師之建節於南昌也原非用武之地而練兵  
 選將製器峙糧在往事則為亡羊而補牢在異日則為

未雨而徹桑召虎經營已為之兆矧今日而受命秉鉞  
 振於積窳之後則夫幕下之旌旗壁壘壘四省之將卒城  
 池其赫然而改觀固不待言愚以為此猶當今之第二  
 義事有類于庸腐老生之常談而最急切於務者則在  
 於獎用循良擊汰貪暴而已夫日者閩廣之流寇至於  
 搖曳七年騷動四省所虔劉蕩析生民不下數萬吾師  
 亦知所以致此之繇乎其始僅依山剽畧三五成群非  
 大盜也而饕餮之有司以捕賊搽山為名株纍良善屬  
 厭富室反畏無厭至於再四於是孱者不堪而悍者不

平始則拒捕而後遂揭竿逮至灑血暴骸爛蔓無已而其人猶以扞圉得美遷此則貪虐首禍而肉不足食者也嗣後曾兵使誘而撫之遂用上杭縣勇士劉漢庭出城奮擊因乘勝入其巢穴芟除洗蕩幾無遺種種逸殘寇百餘流入惠潮之界可以一手撲滅而虔中開府視為一指之癬疥漠然不爬而不搔粵東將吏又養此几上之魚肉聽其自餒而自敗彼此相推僅道之出疆而止遂復蟻聚萬衆藤蔓數年比釀亂之顛末而定則奸貪為禍始也故愚常謂數年以來山海之所以不靖者

其附海之邦則縉紳豪暴于鄉里而同惡之當道党凶此民不堪命所以蹈海而偷生也其依山之國則守令貪橫于郡縣而主箴之大吏旌墨之鉞則走險所以負隅而不畏死也某閩人也南贛郴桂之事不敢言其所未知若閩廣接壤親戚友生之宦游其地者往能詳之而某又嘗讀書于汀州寧化清流二縣之間請以汀韶惠潮之事所習聞而見者為吾師言之可乎夫八閩郡縣依山與負海半之山郡如延建二府為士大夫往來之冲撫按之出疆入境必經其地則其長吏犹有所

頌忌而不敢肆部武稍遠矣犹不甚僻若夫汀州陡絕一隅冠蓋絕跡而巡方間至故其郡縣之有司放手貪縱而莫可誰何而其橫恣无忌者尤莫甚于汀府之吏胥輿皂其俗千金之子不必讀書而但為在官之庶人則其豪縱于鄉里凌虐于士紳與虎而冠者無異蓋貪狼借為牙爪而碩鼠怙為耳目官與民市而隸其儈牙法熾民妒而臺胥其薪炭從來稱理廳為甚而府堂次之至有長吏耽一富室而誘致其子教使訟父至久囚痛箠犹不願出一錢買獄則重枷錮露狗立通都

不至屬饜不釋貪虐不具論而其甚者乃傷害晏倫滅絕天理一至于若是若惠潮之間則從來為仕宦之金穴其監司以守令為外府其守令以民間為市肆雖以夷齊仕于此亦如沐浴于青藍之缸浸灌于脂膏之釜清濁无繇以自分但能善事上官便已致身臺省為民上者如此民如何而不為亂：又如何而易息也愚嘗讀文成之用武者在于桶岡左溪九連三剎諸洞大約居樂昌上枕大庾間其時要害之處大者已立州縣小者亦置巡司而贛州又在幕府肘腋之下則今日之能為

患者誠不在于南贛郴韶而在于汀州惠潮現于前日之亂則可知矣且文成之時四兵備所募選而征勦者每道不過五六百人則四道之兵合之餘二十人而已蓋其時郡縣罕驅民為盜之害政其負固而陸梁者不過山谷之窮寇而樂禍從亂之民少是以勁卒二千可以深入其阻而一鼓成擒若夫近日之寇則山賊之倡亂者十一窮民之從亂者十九是以數萬之衆不呼而集竭四省之力曠日持久僅而勝之故文成請派巡撫為提督而愚竊謂今日則撫先而督稍緩夫提督軍務

而練兵選將製器峙糧者急則治標之事也巡撫民瘼而獎用循良擊汰貪暴者緩則治本之理也且夫今之稱為撫臣者其始則宜撫而不撫而縱狼虎以驅民既則不宜撫而撫而招蛇豕以誨盜既已驅之而又撫之前之撫者方來而後之驅者又去甚而明旨欲勦而軍門謀撫熊制臺以其熟用于閩之伎倆而再試于粵東此以加之歸投誠不妄屠殺之草間義士則素享其利而又可借以收靖海之功而要上賞乃欲思之乎凶狡無忌所遇無不殘之刈者宜其道臣為所劫負而不知

其所終也乃愚則更有隱憂于此夫今日之易動者莫如三吳之人心是以宜興未已而溧陽繼之溧陽未已而桐城繼之此則士大夫種毒而有司養惡致此也若夫閩中人情之洶洶一見于莆田再見于建安固貪吏激之于士大夫无與矣然而閩地豪惡之縉紳昔惟邊海為甚其俗鄉紳私杖威于官箠宦幹登門猛于公差省會士大夫頗稱醇謹固其風流之善亦以撫按藩臬諸大吏環列而彈壓之者衆也今或要人子而走死如鴛爰爰放臂兩臺二司熟視而不敢問竊恐此後之撫

按藩臬盡為豪有力者所料而援之為例習以成風愚則憂夫三吳之事漸復見于閩中至于附海則士大夫釀釁民誣于內而海寇應之依山則貪生殘亂戎伏于莽而窮民歸之則夫七閩感、恐遂无容足之處文成開府虔州一則平漳州之寇再則勘福州之亂恐其事之復見于吾師愚生所為抱杞人之憂者也某填胸憤懣无处可說不傾倒于吾師則當吾世誰可与言者故及師臺視事之初為私憂過計之談如此非敢如某之非其邦大夫也客歲手諭謂當以入賀省覲今且就

養幕府階庭採舞以干羽旄鉞當之而又雙麟振定足  
以含飴娛老樂事多矣附呈近稿二冊擇其感時者錄  
上年內服食多方病肺差減此後稍能讀書孳殖不甚  
荒落有所揆述當續致也



